



日本人的美意识

叶渭渠 唐月梅 著
开明出版社

日本人的美意识

叶渭渠 唐月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图书专用章

OK

开 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04号

日本人的美意识

叶渭渠 唐月梅著

*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2千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0077-595-X/C·18 定价：5.50 元

简素的美——桂离宫御幸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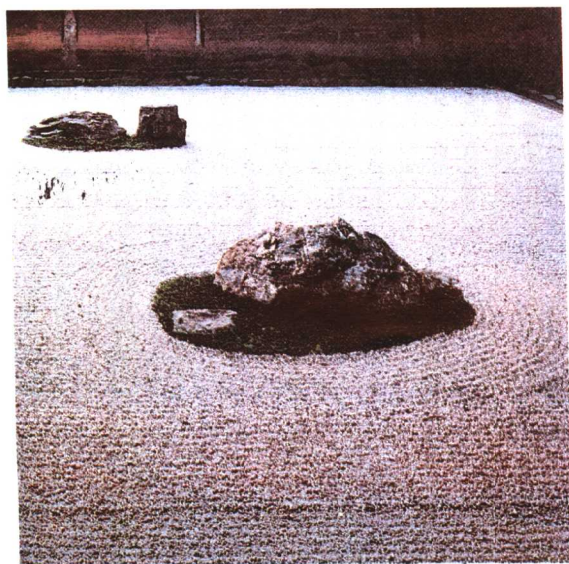


古事記上卷 序并

臣安萬侶言天照元既遊氣莽未敷者焉為誰聖故然
 乾坤初分叁神作造化之首陰陽斯開二靈為萬品之祖
 所以出入幽顯日月轉於洗日浮沉海水神祇運於滌身茲天
 索香皇自本教而識孕五產鴻之時九始綿邈賴先聖
 而奉生神立人之世是初懸鏡照昧而百王相續要鈎切蛇
 以方神蕃息與識女河而平天下輪小漢而清國土皇極
 仁波命初降千萬千嶺神傳天皇經曆千秋津鴻化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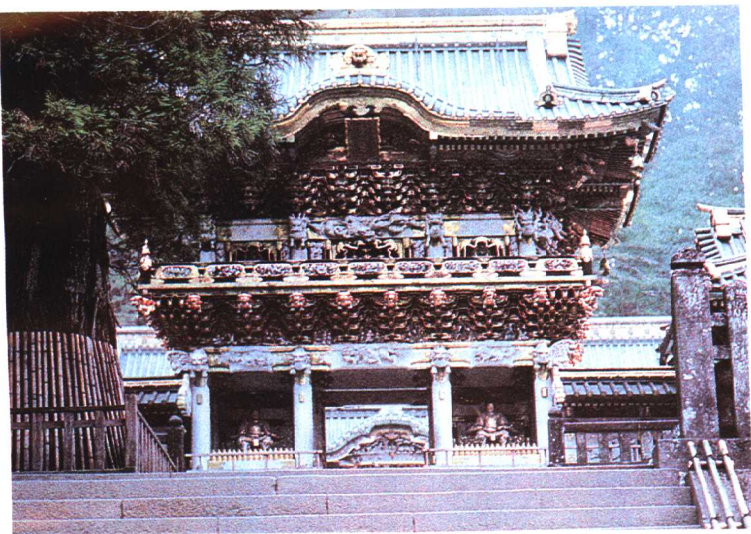
汉文书写的《古事记》

京都桂离宫竹篱笆



龙安寺枯山水庭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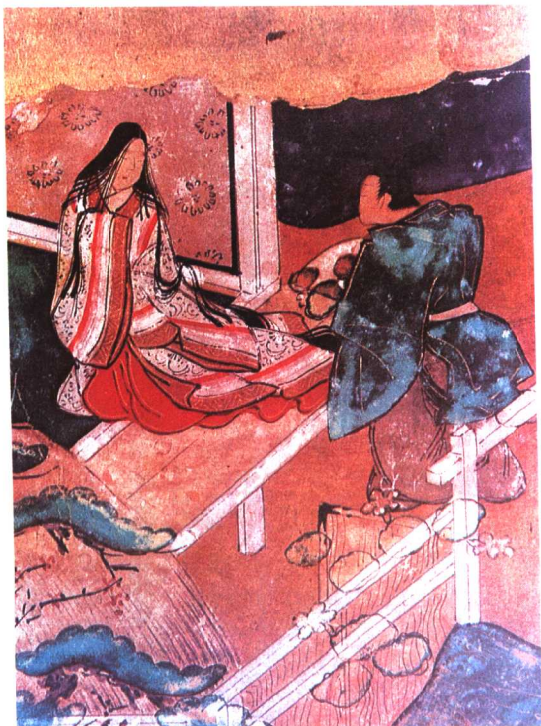
豪华美——日光东照宫



东山魁夷画——《路》



源氏与侍女夕颜在六条院幽会



中间色的绿釉窑变赤黑花瓶





作者简介

叶渭渠（1929 年生）广东东莞人。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客座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川端康成评传》、《日本文学散论》、《日本的现代化与传统》等。译有川端康成的小说、掌小说、散文、谈创作等系列作品集、森鸥外的《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与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及唐月梅合作主编《日本文化与现代丛书》等。



作者简介

唐月梅（1931年生）海南文昌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早稻田大学客座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三岛由纪夫传》、《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等。译有：井上靖的《射程·黯潮》、三岛由纪夫的《春雪》、《香烟》、伊藤佐千夫的《野菊之墓》、川端康成的《古都》、《舞姬》，与叶渭渠合译有：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三卷本）、柳田聖山的《沙门良宽》等。

责任编辑: 沈 玮

装帧设计: 锡 民

版式设计: 张柏年



目 次

第 一 章	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审美意识	1
第 二 章	自然美的相位	21
第 三 章	色彩美的创造	38
第 四 章	艺术美的形态之一	57
——物 哀		
第 五 章	艺术美的形态之二	70
——空寂与闲寂		
第 六 章	空间艺术美的再发现	85
第 七 章	精神调和美的追求	105
第 八 章	美意识中的爱与性	123
第 九 章	美在清淡与纯真	141
——川端康成文学之美		
第 十 章	美在淡雅与静寂	160
——东山魁夷绘画之美		
第十一章	美的困惑、危险的美与恶	172
——三岛由纪夫文学之美的多重结构		
主要参考书目		184
后 记		186

5-1133-3

第一章

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审美意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美意识。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基本性格和特殊的审美情趣。同样道理，同一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下，这些相同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就会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育成其传统美的共同属性。即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这种基本性格又成为决定其共同审美情趣的根本要素，而且它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审美意识的形成，不是从天而降，即不是先天具备，自然决定，而是经过悠久的历史 and 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人的共同审美意识，不能不从日本人的基本性格以及形成其基本性格的要素开始。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就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

于它的历史，有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譬如日本第一部由皇室编纂的国史、8世纪初成书，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所记述的神代之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从天降下，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八百万神。即是传说历史上的日本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是太阳民族。日本人以太阳旗作为国旗也缘于此。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日本皇帝是天皇——将皇帝称作天皇，恐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他们编造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都是归顺天孙，忠于天孙的事业。八百万神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争夺，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和杀戮。所以日本神话很少英雄神话，也很少英雄神。如果有英雄神的话，也是悲剧英雄的挽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是非常温和的，八百万神也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像外国神话那样将太阳神——外国神话太阳神都是男神，唯有日本太阳神是女神——作为勇者，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或者各种妖魔鬼怪囚禁和杀害太阳神。总之，日本神话很少出现激烈的行动，一般都是平和的。自古伊始，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他们敬称天皇为“かみ”，可作“神”解释，也可以释义为“上”、“发”等，无论哪种解释都是至上之意，意指天皇在一切之上，高于一切，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

而皇十善”，天皇是十全十美，后来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充分地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日本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神话毕竟是神话，历史传说终究是历史传说。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史的自然规律诞生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日本国土和日本民族的来历。但是，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与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万年亿万年迟缓地进行，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是所谓“日出之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大岛和无数小岛组成，回环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是山地，百分之三十是平原。没有荒漠，更没有大荒漠。可以说，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3776米，没有像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欧洲大陆的阿尔卑斯山那样巍峨的大山脉。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没有像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那样磅礴的大流域。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但面积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也只不过二百公里左右。所以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在我国的大三峡、美国的大峡谷面前，简直像小巫见大巫。再加上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和北端虽然存在着寒带

和热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复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溶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中的养分，形成一种温和和优雅的性格。可以说，日本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基本性格和原始好尚。

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但是，日本地处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入的蒙古种、马来种等人种，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当地人与外来者长期混同，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也就是说，日本各人种渐次混同并融合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民族的对立，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古事记》的神话里，明晰地记载着大和族一统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衷完成的。一般日本历史学者认为，神话中的大和族和出云族都是天孙民族，

而不是异族。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在国家成立之后，日本国家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的妥协办法来解决。所谓“国让”，在日本神话中就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即使在中世武家时代，也没有过象中世欧洲和中国战国时代那种严重混战的无中心状态。他们始终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社会的统一。所以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平和的政治形态。概言之，日本最初形成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使日本民族形成过程就没有严酷斗争的历史体验，这对于日本人的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至大的。也就是说，这一古老民族诞生时的性格，延续成为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文化的性格，以及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特质。

在经济形态上，从距今7.8千年前的绳文时代，日本人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大陆传入水稻，日本人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与大自然就更加密切了。日本民族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化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基本上属农耕民族。所以日本神话大都是以农业活动为中心的。据《古事记》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和稻谷神等。统治这块土地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给御子御孙的命名，也带

上与农业有关的“穗”字，御子叫“吾胜吾胜胜速日忍穗耳命”，御孙叫“日子番能迹迹艺命”，日语的“番”与“穗”同音同义。据一些日本学者考证，“番能迹迹艺命”还是稻穗丰饶之意。《古事记》还称日本国为“丰苇原水穗国”，并且记载着农耕使用马匹和贮藏肥料等的重要性，以及祈求风调雨顺等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与《古事记》齐名的国史《日本书纪》也出现过“天穗同命”这样与农业有关的神。这些神话，反映了日本从悠远的神代开始就可以掌握原始农业技术进而利用农耕了。同时，这些神话也证明，当时在社会上占优势的不是宗教，而是农耕文化的主宰者。尤其是日本人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风土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农业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非常融合，加上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使作为原始农耕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自然地不象狩猎民族那样强悍骁勇，也不象游牧民族那样迁移不定，而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形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日本复合型的文化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文字和宗教为例来说明。

首先在文字方面，从3世纪起，日本皇室输入中国文字，开始使用汉字。《古事记》全用汉字书就，接着用纯汉文编纂了《日本书纪》。日本最早的诗经、8世纪中叶成书的《万叶集》（所以称《万叶集》，日语“万”是指流传万世，“叶”是指歌，即意为流传万世的歌集）也用汉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标出纯粹的日语发音——汉字是一字一音节的单音节语，表达一定的观